

俞宣孟 何锡蓉 主编

探 根 寻 源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探 根 寻 源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

俞宣孟 何锡蓉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俞宣孟，何锡蓉主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

ISBN 7-5327-3702-0

I. 探... II. ①俞... ②何... III. 比较哲学—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56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探根寻源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

俞宣孟 何锡蓉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3 字数 31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300 册

ISBN 7-5327-3702-0/B·205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就关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一直坚持到今天。因为我们相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都只能是在比较中的发展。这里辑录的文章记录了我们近十年思考探索的历程，还收入了几篇参与我们讨论的外单位同志包括海外学者的文章，这里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我们自己感到，其中许多文章的观点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必要把它们结集出版。因为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目前正在出现热潮，出版以后，也许可以让同志得到一点启发，哪怕是作为反面的启发；同时，毫无疑问，如果有来自同志的挑战，将会激发我们更加兴奋地投入研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这代人为了发展新时期的哲学而共同作出我们应当作的贡献。

全书分成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内的文章依写作的时间排列，以便读者见出我们探索的过程。第一单元为总论，表明我们对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性质的认识。我们称当前的研究为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主要是出于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过去中国哲学的建设，基本上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笼罩之下

进行的,那也许是出于不得已。现在我们意识到,中国哲学的建设不仅不应该、也不能够依傍西方哲学。但是,依傍惯了,要摆脱依傍也不容易。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是因依傍而产生的问题之一。传媒界的朋友们把这个问题总结为 2003 年十大学术热点之一,我们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是不满意的。因为它并没有揭示这个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还停留在以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传统哲学,作为衡量中国哲学的尺度,这样的概括不免有误导的作用。事实上是,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哲学的形态特征将得到如实的揭示,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也将随之得到更新。现在连西方有些哲学家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应该在人类传统哲学观念更新的重大历史关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如果说,在过去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主要是了解西方人所说的传统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虽然我们还要继续深入了解西方传统哲学,但是,我们也开始根据中国自己丰厚的历史资源来思考哲学的意义了。这就是我们所谓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含义。

不依傍西方传统哲学,那么势必就要提出“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西方人自己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百多年前,早在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西方就不断有人呼吁,哲学终结了,可是,这些人正是被我们奉为大哲学家的人。他们在传统哲学中看出了什么问题呢?传统哲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这一点不明确,我们比较的对象就不确定。我们的研究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主要反映在所谓本体论也即“是论”中。在本书第二单元中,我们对这一点作了讨论,据此,我们阐述了中国哲学不能依傍西方哲学的理由,并对中西哲学形态上的差别作了初步的比较。以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哲学标榜自己为普遍的知识,它与绝对真理的观念是相关的。对此,我们也作了分析,指出对于普遍性

的刻意追求势必导致绝对普遍的东西,那必定是脱离时空因而是脱离实际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哲学是否已经存在一种本体论、或者在中国哲学将来的发展中是否应当建设一种本体论的问题上,我们的讨论仍存在分歧。这里,最关键的理论问题是,哲学究竟是什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依傍西方哲学,但也不能置西方哲学于不顾,这就是说,我们的答案不仅应当适用于中国哲学,也应当适用于西方哲学。寻常人们可能用的方法是,从中西哲学中概括出普遍的特征。但是,那已经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了,使用这种方法,我们不期然地又陷入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况且,西方传统哲学已经总结出,最普遍形式的知识莫过于本体论。另一条可能的途径是,以中西哲学为事实,去分析它们各自产生的方式,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一切观念、思想和理论产生于人的生存活动方式的唯物史观起着决定的作用。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试图勾勒出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这就是,努力从生存方式方面去说明哲学之为哲学。我们想表明,中西哲学之作为哲学,它们有共同的生存结构,而生存方式上可能的差异则导致了中西哲学形态上的差异。这不是一条向上抽象、概括的道路,而是向下探询其产生的根源的道路。所以,我们的论集取名为《探根寻源》。

与西方学者的交流是我们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面。第三单元汇集的是限于最近参与我们讨论的几位学者的文章。从他们的文章中既可以反馈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表述是否准确,又能见出他们对于中国哲学的特征和意义是如何把握的。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能与中国哲学形成鲜明对照的西方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的超越性,这正是所谓本体论的特征。他们也是依据这个认识来展开中西哲学的各种问题的比较的。比如安乐哲先生的文章,他赞赏孔子的是,《论语》中并不设定先天的原理,相反,对《论语》的理解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最懂《论语》的人是通过阅读而改进自己行

为的人。缪勒先生以道家的理论结合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细胞自生的系统论思想,说明世界并不是服从于某种先天的原理,从而说明道家理论的现代适用性。顾彬先生则不同意中国学界有人试图从传统典籍中发掘中国释义学的企图,其理由之一也是说,西方现代释义学的对象是超验的东西,中国哲学中却并不存在这种对象。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那时,交流活动总有难以沟通的困难,双方都存在理解对方不够的问题,从中国学者这方面说,疏于本体论恐怕是主要的问题。既然本体论不存在于中国哲学,对它的理解便格外困难。现在的西方学者大部分也不赞成本体论哲学的方向,他们往往出于探询不同于本体论的那种形态的哲学而对中国哲学倍加关注,以此来挑战传统哲学,乃至有的学者(如帕克斯)要急于向我们说明,西方哲学也有非本体论哲学,不过他承认毕竟那只是一条支流。

理论的研究最终要贯彻到实际中去,这里的实际首先是指个案的分析。第四单元的文章汇集了我们在这方面作的尝试。其中使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安的是,我们评论了前辈大师金岳霖先生,认为他的《论道》一书虽然采用了中国哲学的“道”的观念,究其实质,却不是中国哲学;我们也评论了胡适和冯友兰先生,认为他们二位都依傍西方哲学,其区别只在于所依傍的西方哲学的流派不同。事实上,他们几位在将西方哲学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都是起过关键作用的,没有他们,中国的哲学研究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使我们感到不安的原因也与中西哲学的差异有关。西方哲学号称以普遍知识为目标,最终的普遍知识就是绝对真理,所以,服从老师不如服从真理,于是亚里士多德面对柏拉图可以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哲学以修成圣贤为目标,老师当是修行的楷模,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视忤师为大逆不道。我们知道自己毕竟是中国人,应当尊敬师长,就请把我们的观点当作是对前辈先生及他们的亲炙弟子的请教吧。

在第四单元里,我们还收录了其他几篇文章,有的是想从历史上佛为儒用的过程中吸取一点经验,以为今天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参考;有的是指出佛学中并不存在本体论;还有的指出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对于西方哲学观念的误用,以及力图根据我们研究的思路对某些问题作出新的探索,等等。

最后归入附录的,一篇是应《社会科学报》之约写的回顾文章,另一篇报道了我们最近一次会议的内容,从中反映出我们关注的问题,以此就教于同志。

编者

2004. 11. 21

目 录

前 言

总论部分

-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俞宣孟)/3
突破“剪裁”,克服“模仿”
——关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趋势的对话 (俞宣孟、方松华)/13
再论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俞宣孟)/21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
——兼析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何锡蓉)/37
关于中西哲学形态的比较研究 (俞宣孟)/56

理论部分

- 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 (俞宣孟)/65
认定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 (王森洋)/83
试论生存状态分析的哲学意义 (俞宣孟)/100
论普遍性
——中西哲学形态的一种比较研究 (俞宣孟)/126
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内在视域 (杨国荣)/149

论中西哲学的会通 (俞宣孟)/167

海外回响

从怀特海谈起：在阅读中重建孔子 (安乐哲)/197

中国有“释义学”吗？ (顾彬)/215

道家与当代哲学 (汉斯·乔治·缪勒)/226

西方哲学传统中需引起中国哲学家关注的那条支流
(格雷厄姆·帕克斯)/242

个案分析

从“入静”到“主敬”

——佛为儒用的一个范例 (何锡蓉)/257

佛学中没有“本体论” (夏金华)/280

朴学的误读

——兼论实证主义在近代中国 (何锡蓉)/301

《论道》是“中国哲学”吗？ (方松华)/320

中国现代学人的西学背景及其问题 (马迅)/336

笛卡尔和王阳明

——对“心”的理性和伦理的观照及其比较认识的意义
(马迅)/351

“道通为一”新解 (商戈令)/373

附 录

十年辛苦不寻常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回顾 (何锡蓉)/391

面对事实，追寻源头

——“比较哲学研讨会”述要 (杨宏声)/402

总论部分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俞宣孟

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前辈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首先,用以判断哲学之为哲学的这把尺子是取自西方的。汉语中本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人西周创造出来用以翻译“Philosophy”,晚清时经黄遵宪介绍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①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定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框架勾勒出来的。这一点早在1919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就明白地道出来了。蔡元培谈到写作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第二点是“形式问题”,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②蔡元培先生的见解是颇具代表性的,这只要检阅今天可以读到的种种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便可明白:不仅其中的问题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榜样从中国典籍中取出来的,而且还尽量依照西方哲学的分类和形式去表述这些问题,甚至模仿西方哲学,把中国哲学中的概念称作“范畴”。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不仅反映在哲学学科中,也反映在历史、语法学、美学等等学科中),但现在我们必须思考,这样构造出来的中国哲学史是否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的真相。据说钱

穆曾有见于此,“他尽量避免用‘哲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思想中虽然有与西方哲学相应的部分,而不相应的部分则更占分量。如果以中国思想之实来迁就西方哲学之名,则恐易流于削足适履。”^③不过,他是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问题的。我们则欲就哲学谈哲学,难度更大些,它需要从根本上考虑究竟什么是哲学,而不是从形式上去模仿西方哲学。但惟其难度大,一旦突破,其所取得的学术进步也定会令人欢欣鼓舞。

其次,一百余年来,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精髓是否把握确切了?按理说,这是模仿西方哲学时首先必须搞清的问题,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这却是大有疑问的。我们这里不是指某些个人,在某些具体哲学理论上不同的理解和体会,而是指在哲学重大问题上普遍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这个重大问题便是本体论。“本体论”是对“ontology”一词的翻译,但据字面,ontology 并无“本体”的意思在内,故有人也译作“万有论”。近来,许多人喜欢用“存在论”这个名称,这当是考虑到从字面上说,ontology 是关于 being 的学说(being,希腊文作 *ov*)。然而 being 不单纯作“存在”的意思,它还有“本质”的意思。其实,being 是系词 to be(是)的分词(在希腊文和德文中,则由分词进一步作成名词),泛指一切所是或是者。因为凡我们可以称道的东西,总可以表达为“这是××”,这就是说,一切东西概可以说成为“所是”。说“所是”有其“存在”和“本质”,这用中文表达也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ontology 其实是围绕“是”和各种“所是”来做文章的一门学问,它应当说成“是论”。而“是”使各种“所是”是其所是,它本身则是最高最普遍的概念。这样说的时侯,我们其实已经明白了,“是”、“所是”的意义是从逻辑方面来规定的,是逻辑上规定的范畴,这就使它们与指称具体事物的“名”区别开来了。

上面的讨论决不仅仅是关于翻译的问题,深入下去,它将揭示出西方哲学所独具的一种哲学形态:“是”、“所是”是从逻辑上规定

的,本体论也就是在逻辑的推演中展开的。于是我们在西方的本体论著作,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④一书中看到,哲学以“是”为开端,运用逻辑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是辩证逻辑),逐步推导出质、量、度,本质、现象、现实,以及主观性、客观性、理念等概念,成为一个严密的范畴体系。由于这个体系是用逻辑的方法和普遍性的概念构成的,虽然它并不是从经验事实中提升而来,却被认为是经验世界普遍适用的真理;它也不是对经验世界的直接描述,却被认作是必然有效的原理本身。沃尔夫为本体论下的最早的、被认为是经典的定义是这样的:“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⑤如果我们真正把握了本体论,那么就会承认,中国传统哲学中并没有与之相应的部分。

然而在我们这里,见之于各种专业和百科工具书的关于本体论的定义,主要是把它界说为关于世界本源、本体的学说,或者关于存在的学说。这些说法既没有指出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是纯粹的原理本身,更没有指出本体论的逻辑特性。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本没有这种形态的形而上学,也没有这样的思想方法,此外还由于与哲学形态相关的语言形态方面的差异。

本体论向来被认为是纯哲学或第一哲学,因此对它的误解势必影响到对全部西方哲学的理解的可靠性。例如,关于哲学的分类。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与自然哲学、宇宙论是有严格区别的,后两者是以自然界、宇宙为对象的,讨论世界的始基或本原,宇宙的起源及其演变等问题。如果看不到本体论是纯粹原理系统,看不到它不限于以任何特定的事物为自己的对象,便会混淆它与自然哲学、宇宙论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种混淆在今天是很普遍的。又如,西方认识论的产生也与本体论有极密切的因缘。有人

把本体论运用于认识,强调逻辑推论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于是就成为唯理论者;有人则根本否认有这种悬空存在的纯粹原理,强调认识当从经验中来,于是就成为经验论者。不了解这个背景过程,便企图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相应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总是十分牵强的。洋洋大观的本体论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它的顶峰以后便江河日下,现在已经成了历史陈迹。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它,那么就不明白引发现代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思考的问题是什么。甚至,还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看不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以及杜林等人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本体论的批判,相反,却去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这样还是那样一种本体论。这难道不是我国哲学界的实际情况吗?

我国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生前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大家都认为他是黑格尔哲学的专家,其实黑格尔究竟讲些什么,他也不太明白,他希望后人能深入研究。这话是由他的一位弟子传达出来的。我觉得老前辈的话既诚恳又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是前辈学者的谦虚来理解,那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他的话透露出同样的消息: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它的精髓实质的了解显然是大大不够的。而我以为,关键在于对本体论的把握距离还很远。

在这种情况下,依西方哲学的定义和框架去构造中国哲学史,不免有依样画葫芦、削足而纳履之嫌。例如,在中国哲学史中抽取一些资料、组成一个“本根论”,以与本体论相对应。又如,依照黑格尔把哲学史看成是哲学范畴自身逻辑发展与历史过程相一致的观点,把一部中国哲学史也看成是范畴的逻辑发展史。这些都十分牵强附会。他们可能没有留意到,西方以范畴的逻辑推论来表达的本体论,最初出于柏拉图关于理念之间结合和分离的理论。概念要成为可以进行逻辑推论的范畴,它们本身必须先要从逻辑

规定方面取得意义,这便是说逻辑概念或范畴的意义出自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作为逻辑范畴,整体从部分取得意义,而部分也只有相对于整体才有意义,而不是像日常大多数概念那样,从其所指示的对象方面取得自身的意义。使概念脱离其所指示的实际事物,成为单纯的逻辑规定性,这又同西方语言的特征有密切关系:词形的变化使得系词“是”可以脱离上下文,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在柏拉图那里,系词联结主词和宾词也被说成是这三个理念之间的结合或相互分有。这便是从日常概念过渡到逻辑规定性的范畴的源头,它决定了西方哲学的特殊的形态。不顾西方哲学的这种独特的形态,企图从形式上与之对应地看待中国传统哲学,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构造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势必也是脱离其本来面目的。在对中、西哲学分别作上述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两者的比较研究,也只能说“西方话”。

深入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当以怎样的方法去着手呢?我们必须找到一把既能够涵盖中、西两种哲学的统一性,同时又能显示出它们各自差异性的尺度。但是我们又不能站在两者之外去寻找普遍性,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西方哲学本身已经被认为是最具普遍性的学问了。惟一可能的方法是潜入哲学自身的底部,重新考察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

关于什么是哲学,我们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恰恰是答案太多。这样,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哲学的源头去检索。在古希腊时代,philosophy(哲学)一词原意指“热爱智慧”,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要说智慧是什么,这却不好说。因为一旦我们说出智慧是什么,它就成了—种知识。然而智慧却决不等于知识。智慧是一种能力,有了它,人才能进行创造、才能把握知识。从源头上看,哲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一种普遍的知识,还不如说是表现在超越现实的创造活动中的智慧的敞开状态和过程。

在智慧的敞开状态中实现超越现实的创造活动,这难道不是